



雇佣劳动与资本

1470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 克 思

雇 佣 劳 动 与 資 本

K. MARX
LOHNARBEIT UND KAPITAL

馬 克 思
雇 佣 劳 动 与 資 本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frac{1}{2}$ · 插页 4 · 字数 54,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5年1月第2版
196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649 定价（四）0.70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正文“雇佣劳动与資本”，是1849年“新萊茵报”所載原文的譯文；弗·恩格斯作的“导言”，則是恩格斯在1891年将此书重新校訂出版单行本时写的。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說明了他对1891年版本所作的某些更改和补充。因此，我們將它排在书前。

馬克思的手稿“工資”，与“雇佣劳动与資本”有直接联系，也是对后者的补充，我們把它作为附录收入。

本书的正文和附录是根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譯文排印的；弗·恩格斯作的“导言”是在“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所載譯文的基础上，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重新校訂过的。

1964年3月

目 录

导言	1
雇佣劳动与资本	11
一	11
二	17
三	23
四	28
五	34
附录 工资	43
[A]	43
[B] 补充	44
I. 阿特金森	44
II. 卡莱尔	44
III. 麦克庫洛赫	45
IV. 約翰·威德	45
V. 拜比吉	47
VI. 安得魯·尤尔	47
VII. 罗西	47
[VIII.] 舍尔比利埃	48
[IX.] 布雷。儲蓄銀行	48
[C]	49
I. 生产力的提高对工资有什么影响?	49
II. 工人和企业主之間的竞争	50

III. 工人彼此之間的競爭.....	51
IV. 工資的波動.....	52
V. 最低工資.....	52
VI. 改善生活狀況的建議.....	54
VII. 工人聯合會.....	65
VIII. 僱傭勞動的積極方面.....	66
注釋.....	69

导 言¹

这部著作最初問世是在 1849 年，从 4 月 4 日起以社論的形式陸續发表在“新萊茵报”上。它的基础是 1847 年馬克思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²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載完；虽然在第 269 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字样，但这个諾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頓、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³，——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 年 5 月 19 日）。这部著作的續稿，在馬克思的遺稿中始終沒有发现。

“雇佣劳动与資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 1884 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印刷合作社”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現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銷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問題：在这种情况下，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 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 1859 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論点不同，并且从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語和整个語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讀者都

有无可爭議的權利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這些比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這種版本時，我連想也不會想到要更改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個字。

但是，當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說是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工作用的時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種場合，馬克思一定會使這個發表於1849年的舊的論述同他的較晚的觀點一致起來。所以我相信，我**在這個版本中**為了保證在一切重要點上達到這種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願的。因此，我要預先告訴讀者：這本小冊子現在已經不是像馬克思在1849年寫成的那個樣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寫成的那樣。況且原本已經大量發行，在我將來有機會把它不加修改地編入全集再版以前，這已經夠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歸結於一點。在原稿上是，工人為取得工資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在現在這一版上則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關於這點修改，我應當作一個解釋。向工人們解釋，是為了使他們知道，這裡並不是純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牽涉到全部政治經濟學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向資產者們解釋，是為了使他們確信，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受過教育的”人高明得多，因為前者對最難的經濟結論也很容易理解，而後者對這種複雜的問題卻終身也解決不了。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工業實踐方面因襲了工廠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廠主所購買和償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勞動**。這一看法對於工廠主進行營業、記賬和計算價格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可是，把這個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顯的謬誤和混亂。

政治經濟學碰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

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們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純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稳定的軸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誤会起見，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够了。馬克思曾經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創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該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价值。因此，如果我們現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們一起简单地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該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們在这里总是以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資本論”第一卷里找到⁴。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們馬上就陷进一連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

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們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們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們就絕對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們絲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轉。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說：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費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費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經濟学家們不得不对邏輯施加一些暴行。他們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費用（遺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費用。而这种生产費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門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狹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們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統治的条件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資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資料占有者工作以爭得工資，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費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幣价格。現在我們假定，这些生活資料的貨幣价格是平均每天三馬克。

这样，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資本家那里得到一天三馬克的工資。資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譬如說——十二小时。在这当中，資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們所說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鉗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

铁和銅——值二十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鑛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損耗，按一天時間和按一个工人計算，值一馬克。一天的工資，照我們的假定是三馬克。总共算起来，我們所說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費二十四馬克。但是資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二十七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費用多三馬克。

資本家装到自己荷包里去的这三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学的說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們所說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二十七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二十七馬克当中，有二十一馬克是在我們所說的这个鉗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經存在的价值；二十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六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們那些經濟学家自己的假定，这六馬克只能是从我們所說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十二小时的劳动創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六馬克，这样我們就会終於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們所說的这个鉗工說，——“六馬克嗎？但是我只拿到三馬克呀！我的資本家向天发誓說，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三馬克，假使我向他要六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說前面在談到劳动价值問題的时候，我們曾經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現在我們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

之中。我們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們所找到的却多于我們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說来，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三馬克；对于資本家說来却是六馬克，資本家从这六馬克中拿出三馬克作为工資付給工人，而其余三馬克則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們把貨幣所表現的价值归結为劳动時間，那末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謬了。在十二小时劳动時間內創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說，在六小時內創造的是三馬克，即工人劳动十二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十二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十二等于六！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謬的。

不管我們怎样掙扎，只要我們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們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經濟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經濟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經濟学走入了絕境。从这种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馬克思。

經濟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費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費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馬克思說：“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⁵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資本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

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費用一致的；那些被經濟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費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这样一来，我們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費用进而談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馬克思在論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作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节）⁶。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給資本家之后，就是說为了获得預先讲定的工資——計日或計件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給資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資本家把这工人帶到自己的工場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經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輔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日工資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三馬克，——至于他是計日还是計件获得这笔工資，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們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增加了六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資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六馬克中，他付給工人三馬克，剩下的三馬克則留給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里生产六馬克的价值，那末在六小时里他所創造的就是三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資本家工作了六小时之后，就已經把包含在工資中的三馬克等量价值偿还給資本家了。在六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訖，誰也不欠誰一文錢。

“等一等！”——現在是資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十二小时。六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六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們才算是两訖！”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願”簽訂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六小时的

劳动产品，應該去工作整整十二小时。

計件工資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們所說的这个工人在十二小时内制成了十二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損耗共計两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两个半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設的同样条件下，資本家只付給工人每件商品二十五分尼。十二件就是三馬克；要得到这三馬克，工人必須工作十二小时。資本家从十二件商品上得到三十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損耗共二十四馬克外，还剩下六馬克，从这六馬克中，他拿出三馬克作为工資付給工人，而把其余三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為自己工作六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資而工作六小时（在十二小时中，每小时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資本家工作六小时。

那些优秀的經濟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們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見了。在我們現代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問題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創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現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項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費用的那个余額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工資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時間就在縮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時間却在延长。

这就是全部現代社会的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是生产全部价值

的唯一的階級。因為價值只是勞動的另一種表現，是我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一種表現。但是，這些由工人所生產的價值不屬於工人，而是屬於那些占有原料、機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去購買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階級從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產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資本家階級保留在自己手裡并至多也只須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隨著每一項新的發明和發現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計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點也不增加，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縮減。

但是，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擠的發明和發現，這種每天空前大量增長的人類勞動的生產率，終於造成一種定會使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陷於滅亡的衝突。一方面是不可計量的財富和購買者無法對付的產品過剩，另一方面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無產階級化，變成僱傭工人，因而無力獲得這些過剩的產品。社會分裂為人數不多的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僱傭工人階級，這就使得這個社會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時它的極大多數成員卻幾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避免極度的貧困。社會的這種狀況一天比一天顯得愈加荒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應當被消除，而且它能夠被消除。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實現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現代的階級區別將消逝，而且在這個制度之下——也許在經過一個短暫的，有些艱苦的，但無論如何在道義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以後，——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都將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歸社會全體成員支配。至於工人們正日益充滿決心地爭取這個新的社會制

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⁷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
第109号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
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雇
佣劳动与资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小册子“雇佣劳动
与资本”

雇佣劳动与資本⁸

—

科伦4月4日^①。我們听到了各方面的責难，說我們沒有詳述构成現代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經濟关系。我們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現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讲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首先必須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階級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現的历史材料来从經驗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的工人階級遭到失敗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則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資產階級和农民階級）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爭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敗；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敗，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維也納的陷落，柏林十一月^②的悲喜剧，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現了欧洲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的主要事件。我們曾經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論它的目的仿佛距离階級斗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階級沒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敗的；任何一

① “雇佣劳动与資本”的某些版本中（包括1891年版在內）去掉了每篇文章开首的日期。——編者注

② 在1891年的版本中，“柏林十一月”前面加有“1848年”等字。——編者注